

天

史

天史卷之六

明青衿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權亢野鷗甫輯著

貪十三案

石崇貪劫奢亡

晉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貴也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

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侯。侯。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惠帝永康中。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綠竹盡當時之選。危簷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玉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紹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遣守夢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

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鉄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藟。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曰。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藟是葍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

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蹇蹙哉。其立意類此。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消索綠珠。

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論曰。崇爲衛尉。多殺人掠財。而其諂佞買克妻廣成君。至望塵而拜。多置園囿奴婢以自荒。當時晉實子彖淫逸是起。至武帝借珊瑚以助愷。則其風不可挽矣。晉書云。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不惟崇足殺身。實亦亡國之兆。他日諸王內亂。而胡馬橫奔。金谷銅駝。則

棘滿目不識綠珠。笛聲猶在樓中。否嗚呼。蘊利生孽。
人生幾何而不自足也。

桑弘羊牟利致族

漢武帝時，賈人子桑弘羊會心計，得幸於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置部丞滿天下，使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轉販，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貨賤置貴賣，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萬物不得騰踊，吏丞皆坐市列，天下騷然。帝方巡狩封禪，窮兵四夷，凡賞賜金錢，動輒億萬，皆弘取足焉。帝悅之，賜爵左庶長。武帝崩，弘羊與燕王旦謀反，伏誅，夷其族。

論曰善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心計析秋毫鹽鐵貿販不顧王者之體兵疲民困漢岌岌乎殆哉烹以致雨即不叛亦宜班固等之與仲舒汲黯并稱得人謬矣

董賢煽寵殺身

漢哀帝時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和柔便辟爲上所幸常與共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貴震朝廷上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東園秘器珠襦玉柩無不備具爲賢起冢義陵旁周垣數里尚書僕射鄭崇諫殺之元壽二年冬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時賢年二十二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奉朝請後置酒麒麟殿上謂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曰天子無戲言乃

止帝崩。太后逼賢。即日自殺。收其家財四十三萬萬。
父恭與家屬徙合浦矣。

論曰。冠敝不加於足。屨新不加於頂。上下之分。殊也。
賢以倡優弄臣。僭位元僚。終自夷滅。使賢得爲老醜。
庸鈍之人。以厮役終。不亦善乎。非其器而盈之。求毀
之道也。吾於賢何罪焉。

元載聚貨殺身

唐肅宗上元元年以度支郎中元載爲鹽鐵轉運使。元載敏捷巧算善於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載乃以豪吏爲令。舉八年稅賦而并征之。不論有無。皆籍其家。謂之白著。嚴刑以歛。民窮皆爲羣盜。載助結李輔國。上乃以之同平章事。領轉運使如故。專權自恣。賄賂山積。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悅。代宗大曆十二年。會有告載謀反者。上命

收之。賜自盡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八百石。鍾乳五百兩。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弃屍。毀其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

論曰。吾生中壽六十。除去老少不堪之年。能壯樂者四十餘年耳。即極意溫飽。亦不至食胡椒八百石也。惟愚生貪貪轉生愚。黃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難免排牆之危。吾於此儆亦大生憐憫矣。

劉巨容黃金殺身

唐昭宗時。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宦者田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遂殺巨容而滅其族。初黃巢作亂。巨容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大破之於荆門。巢敗走。或勸容急追。容曰。國家善負人。留之爲富貴之資。賊遂猖獗。至此爲令孜所殺。

論曰。天地之大寶。天地之大權也。因之而貧富貴賤乎人。助帝王鼓舞進退焉。使坐而可成。則天子不必貴。匹夫不必耕。四民五倫可以俱廢。故詐者往往以

此媒利而得害。非絕其子孫且殺身焉。吾未見黃金
北斗者。屬之鼎。化家也。千愚哉。

楊駿貪位據權

楊駿，晉武帝后父也。晉太康十年，武帝不豫，駿侍疾禁中，遺詔同汝南王亮輔政。駿收易，要近，置其心腹。及帝崩，惠帝立，以楊氏爲太后，駿逐汝南王而自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惠帝后賈氏險悍多權略，與太后楊氏不和，駿忌之，以其甥段廣、張劭典禁兵，掌機密。凡有詔命，必呈太后，然後行。馮翊太守孫楚曰：「公以外戚當伊霍之任，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

日矣。駿不從。元康元年春三月，賈后使黃門董猛等謀誅駿。故帝作詔，帥殿中四百人圍其第。駿逃入殿。殺之。妻子親故皆夷三族。皇后亦廢。爲賈后所殺。論曰：嘗觀外戚當樞機之任，未有不覆者。其勢不能全也。駿以小人之材，而僭處台鼎，當乘危改詔之時，天已誅之矣。此衛青所以閉門謝客也。

元顯父子爭權

晉安帝隆安初，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以玉國寶，玉緒爲心腹，威震內外。世子元顯年十六，聰警，有儁材，性苛刻。道子以爲征虜將軍。隆安三年，道子有疾，無日不醉。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已，引樹親黨，生殺任意。朝貴皆畏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東錄門可張羅，西錄車騎填幘。時晉室虛竭，元顯聚斂不已，富擬帝室。元興元年，桓玄舉兵以討顯爲名，入建康，父子皆被殺。

論曰以利交者以利敗以勢交者以勢敗蓋因乎其
本也父子猶然勢利與人濃矣哉記曰蛾子其時述
之此之謂矣

劉后貪鄙敗國

劉后五代唐李存勗后也。后生於寒微，其父爲窮卜。幼時被掠入宮，遂得幸。性狡悍淫妬，與諸夫人爭寵，以鬥地不高耻之。其父往謁，后曰：妾父已歿，何物窮醜敢來辱人？笞而逐之。拜河南尹張全義爲假父，幸其策，好蓄財聚飲，薪蔴菓茹皆販鬻之。四方貢獻各分爲半。一上天子，一上中官。故寶貨山積，用寫佛經，施尼僧而已。莊宗同光四年，唐軍食不足，百官表請發內庫財，后聞之大怒，於屏後出粧具銀盆及三皇

子於外。曰請鬻以給軍。百官惶懼而退。及莊宗被弒。后不親視。急囊其金寶繫之。馬上與李存渥逃於晉陽。遂與通焉。存渥爲亂軍所殺。劉后爲尼。李嗣源遣人誅之。

論曰。牝雞司晨。維家之索。子於愚婦人也。何誅。

蔡確辨人謀位

宋神宗元豐二年，蔡確附王安石用事，薦爲監察御史，善揣摩人意。凡安石新法，皆出確力。知帝厭安石，遂論安石。帝欲罷知制誥熊本，遂論熊本而代其職。知制誥又欲得臺鞦，因論中丞鄧洵甫等。帝遂罷洵甫，使確代爲中丞。時元絳參知政事，確欲圖之，無隙。會有告絳子受賄者，確淡其獄，逮繫數百人，使獄卒困之一室。凡飲食糞穢，溷爲一器，問之遂承。確因劾絳而代其位。爲參知政事，確自居官，皆以起獄謀人。

位而得之、道路以詛、而確優游得計焉、哲宗元祐元
年、確有罪免、以怨謗貶竄新州而死。

激正

論曰、有埋棘於坎、以陷往來者、因而自陷焉、然後尤
棘之不仁也、不曰棘之性固如是乎、吾於棘乎無誅
吾不解樹棘者之何心。

張康國附權得醜

宋哲宗紹聖中。蔡京復治王安石新法。薦康國爲助。及京爲宰相。定元祐黨議。康國皆力贊之。故京屢薦引。不三年。自轉運判官爲尚書左丞。徽宗崇寧四年。以康國知樞密院事。康見位與京通。漸爲崖異。帝亦惡京專愎。陰令康國排之。許以爲相。于是二人之怨益深。大觀二年。康國朝退。仰天吐舌。至待漏院而卒。人以爲京醜之云。靖康元年。京亦伏誅。論曰。嗙嗙。謬謬。虎豹相辭。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蔡京父子相妬

徽宗崇寧元年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進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天性凶謫舞智御人爲王安石章惇所擢用屢罷屢起至是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凡司馬光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惡請御書爲文刻石詔黨人子弟不得至闕下毀司馬光等像於景靈宮除秘閣程顥名逐其生徒不許聚講崇寧二年京又自書黨人大碑頒行州縣令監司長史廳皆刻石有石工安

氏當鑄字。辭曰：司馬相公天下皆稱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欲罪之，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大觀元年，蔡京子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京以專政日久，帝眷漸疎，攸權勢日盛，與父相軋。由是父子之間各立門戶。一日對客，遽握京手，作矜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安乎？明日使人勸京以疾致仕，加攸開府儀同三司，寵踰於京。欽宗靖康元年，竄京於澶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移。京死於

道。飲。亦。被。誅。

論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言其善述也。其父殺人。其子必學爲劫。則又有倍焉者矣。擠賢謀位。至移於父。子權勢之於人。甚矣哉。

盜殺王黼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而多智，善佞，附蔡京，一歲三遷。徽宗宣和元年，以爲尚書左丞，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帳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凡帝所爲，花石艮岳，窮兵極欲，皆出黼計。宣和二年，以爲少保、太宰，以黼力主攻遼，進位太傅，賜玉帶，總治三省事。及金張彖以平州來歸，黼力主納之，遂開金人邊釁。五年，帝幸黼第觀芝，夜歸，醉不能語，幾至生變。欽宗靖康元年，金人挾及唱分道入寇，渡河圍汴，黼聞變私

述載其孥以東。詔貶永州安置。盜誅之於雍丘。妻子俱死。

論曰。禾虫生蠹。還自剋賊。嘗勸載孥私奔之。且佞搜已窮。而爲天所戮。嗚呼。君子於繡也。何誅。

盧坦不治敗于

唐盧坦字保衡爲河南尉。清正有能名。時杜黃裳爲
尹。有宦家敗于。與惡人游。破產者。尹使坦治之。坦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必無厚蓄。其以財賂于孫者。必剝
下以致之。如于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
不道。以歸於人。

漢書曰。東海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皆道
高。有師範。時天下昇平。太子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
傅在後。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婦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發病。賜告。挂冠歸。上嘉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上命公鄉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以養之。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至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家設酒食。請族人賓客。數問其家金餘幾。促賣以供具。鄉人爲謀。令立產業。以道于孫。廣曰。吾豈老悛。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

可耕力其中。以共衣食。使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是
教以惰耳。且子孫賢而得財。則損其志。愚而得財。則
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論曰。吾不知此公有敗子否。

天史卷之六終

天史卷之七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譚遠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耕著

奢十四案

徽宗花石綱

建中二年供奉官宦者童貫性巧媚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嘗詣三吳訪書畫奇巧屏帳扇帶之屬以達禁中帝悅之遂命置御器所於蘇杭牙角犀玉金銀

藤竹曲盡其巧。匠役雕鏤日數千。蘇州人朱勗給事
蔡京。知帝垂意花石。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
三本。帝大悅。後歲歲增加。舳艫相接。浮於淮汴。號爲
花石綱。乃命勗領應奉局。以督綱事。搜巖剔藪。一木
一石。傾人家產。不可勝計。徽宗政和四年。築延福宮
成。於是文禽異獸。名木嘉花。實滿苑囿。怪石巖壑。宛
若天成。又多爲村店茅房。不施五彩。每秋風夜靜。禽
獸悲鳴。徹於都下。識者知其不詳。政和七年。置提舉
御用人船所。時東南監司。兩廣市舶。各有應奉。于是

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竹木。福建荔枝。南
柳實。四川雜樹。文竹。文石等物。皆越海渡江。毀橋梁。
鑿城郭而至矣。宣和四年。以延福宮小。不堪居。又築
萬歲山於宮中。名曰艮嶽。嶽極峻。周十餘里。朱勔於
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千人挽之。數月乃至。
高九十步。爲第一峰。環山鑿流。紆迴幽曲。中間岩洞
池館。佳名異狀。不可殫紀。古今所未有也。欽宗靖康
元年。金人翰離不渡河。徽宗出奔。金兵遂圍汴京。李
綱固守。艮岳峯巒皆爲砲石。命民取亭臺花木以爲

薪至靖康二年，金人粘沒喝劫徽宗二帝及諸皇子，妃主三千人北去。童貫、朱勔等亦伏誅。中原遂沒，而宋祚南遷矣。

論曰：禽魚花木，山人幽士，借以娛性而無損高致。人君好之，則以亡國何哉？尤物無常，入人之嗜癖而成妖。故懿公以鶴亡，徽宗以石滅。良由六賊在腹，心故也。卒之艮岳排空，夜月泣妖狐之榻；絳宮凌漢，秋風吹羯虜之塵。琳廊翠窠，博眼丘墟；赤血滿額，終老酒山。東之淚矣，嗟夫！露臺不借中庭，文帝所以不可也。

叔寶騎奢亡陳

陳叔寶至德二年起結綺臨春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日與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共飲酒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性敏慧有神彩善

候人主顏色。又有魘魅之術。置淫祠於宮中。聚女巫
鼓舞。百司敬奏。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斬諫者傅縡。
章華等。于是大臣從風諂附。賄賂公行。尚書孔範與
孔貴嬪結爲兄妹。陳主大悅。隋開皇八年。隋主下詔
伐陳。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正月
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寐。至晡乃寤。是日隋
將賀若弼、韓擒虎引兵濟江。諸將迎降。陳主乃從官
人十餘出景陽殿。同張麗華、孔貴嬪共投井中。遂就
擒。陳亡。

論曰吾觀叔寶始末一浮蕩駭癡子弟耳嬖寵豔想
窮奢金碧以詩酒諱浪亡天下至於亡國不耻猶向
隋主乞官高祖曰此子想無心肝取他日回首月朔
留連故國終以詞而殺身蓋亡國之主每多才莠敗
家之子每有聰明吾觀於陳隋信然

蜀王衍繪山

五代蜀主王衍，王建之子也。驕癡荒縱，不理政務。蜀地產錦繡珍玩，衍積之如山。列錦步障擊毬，晝夜焚異香不斷，結錦繪爲山。其上列宮殿樓觀，每爲風雨所敗，則以新者易之。山前穿渠，以雜錦鋪水中。洞徹耀目。或繁飲繪山，則滋旬不下。或乘船夜歸，則萬炬前引。水光錦色，光艷奪人。宴羣臣於宣華苑，與宮女雜坐，唱和淫狎，無所不至。唐莊宗同光三年，興師滅蜀，王衍銜璧與觀出降，所得金銀繪錦以千萬計。明

年殺術而夷其族。

論曰。惟彼天蠶。厥絲實艱。口市其巧。身乃受煎。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蜀僭乘閏。襲用錦純。嗟乎。是爲天之所療。

繆醜公

晉何曾爲司空奉養過於人主日食萬錢每對客曰無可下筯處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各被九域生極其情歟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謚繆醜公懷帝永嘉中曾子劭日食二萬第綏及機羨侈汰尤甚與人書疏詞體簡傲識者知其不免及五胡之亂何氏無遺種矣

晉書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又曰蘊利生孽口腹之

欲何窮之有。緩食當肉。所以不願乎膏粱也。

楊收以賄亡身

唐懿宗咸通中尚書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楊收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流於驩州賜死

論曰余見叔世婚媾多扳權勢以資送爲厚薄人情日以下矣至於羽毛空飾而質幹悴殘亦何益哉故君子觀傳家之奢儉而知世澤之永促焉

太平公主

公主高宗第三女也。武后所生。沈敏多權畧。后以爲類已。獨愛幸。初嫁駙馬薛紹。紹死。嫁武攸暨。生三子。開府置官屬。給衛士。食邑五千。嘗薦張昌宗兄弟入侍。及二張誅。復爲己功。增封邑。其權愈重。中宗立。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甚憚之。主益橫。以金帛推進賢士。有所論薦。旋踵將相。天下翕然嚮之。及玄宗將誅韋氏。主預秘計。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頓溫王乃兒子。可刼以爲功。乃入見王。

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即位。由是權傾天下。三子皆封王。朝廷大事。非關決不下。宰相就第答判。天子畫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意旨。先事逢合。無不中者。田園甲第。僭擬官省。吳蜀嶺嶠。珍奇詭怪。充於家。作觀池樂游。原以爲盛。集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絁縠者千。人。隴右牧馬至數萬匹。時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昧諂紛紜。奔走天下。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岐王總禁兵。主恚權分。召宰相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悅。請出

主東都主大慾望。太子懼，奏斥姚宋以釋怨。開元元年，主忌太子明，又宰相非其黨，決意謀反，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等，畫期謀逆。太子得其姦，召內外文武大臣先發斬之。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千人。籍其田貲寶玩，凡三年不能盡。

論曰：讀唐史而至宮闈，亦醜矣哉。蓋開國不端，而惟簿多隱，傳至高宗，乃有武后之禍。母儀相授，以此而責女子爲邁種也難矣。存之爲明鑑云。嗟夫，喋血一朝，卒有女主三朝之禍。黃台瓜盡，幾不血食。吾不爲

武后作史者有說焉

安樂公主

公主中宗最幼女，韋后與帝遷房陵而生，故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艷動天下，侯王將相多出其門。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主府官屬尤濫，屠販納貲，皆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許與人，主不悅，作定昆池以傲之。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石，肖華山，磴狃橫斜，迴淵九折，凡延袤數里，又爲寶爐，鏤怪獸奇禽，間以珊瑚渠貝，不可勝計。崇訓疾，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

日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御安福門觀之。大赦天下。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第成。禁藏空殫。掠人子女爲奴婢。御史不敢問。朝廷騷然。及臨淄王誅韋后。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之。追貶悖逆庶人。趙履溫諂事主。嘗自褰朝服以項挽車。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肉殆盡。

論曰。古未有唐室公主之亂者。乘女主專朝之虐。播散爲羣陰。政出私門。與人主爭權。至履溫褰服挽車。

士風斯下矣。侈過災生。不亦宜乎。

同昌公主生處奢靡

公主唐懿宗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咸通十年。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窗戶皆飾以雜寶。井闢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一年。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咸通十二年。塋。謚文懿公主。以服玩。殉葬。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爲首飾。籠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玑覆地。後數年。

黃巢之亂。京師千里無烟。天子蒙塵。妃主有餓歎者。
發公主之陵。揚骨於外。乾符元年。韋保衡賜歎。

論曰。夫人祿以德配。祿盡而命絕。福因材受。福過而
災生。故儉曰共德。奢爲凶媒。君子不敢居其盡也。懿
宗竭天下以奉一女。駛亦極矣。女以奢歎而猶不悟。
愛之固殺之乎。

寶釵爲妖

唐承寧王相國湜居位有女適竇氏一日歸請曰玉
工貨釵值七十萬錢求沽之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
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
釵爲外郎馮球妻首飾湜聞之曰爲郎吏妻首飾有
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相國賈餼門客後得罪於
其僕酒中置毒而歿玉釵轉貨不知所歸出唐書
論曰物無常罪鍾情者崇維儉生福君子之佩君子
之所不費兮君子之所貴兮

盧多遜父知其敗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
基酒自娛、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
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所矣、多遜
果敗。

韋堅開河擅寵

唐玄宗時、京兆人韋堅、以外戚寵、由秘書丞、歷長安令、有幹名、督察善聚斂、玄宗喜其才、擢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啟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堅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灞澮、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澮水街苑、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潭通漕、用工億萬、二年成、帝升樓臨觀、堅預取洛汭小斛舟數千、貯之潭、命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商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銅器宮端

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玳瑁象齒珠琲沉香。
豫章則飲器青磁茗鐺釜。宣城則空青石綠蕉葛蚬
膽翠羽珍貝等貨。船皆尾銜。接進數十里不絕。堅自
造竹枝詞十餘曲。名得寶歌。命吏唱習。白衣缺勝衫。
錦半臂。絳冒額。立艙前。倡人數百。皆中。憐。鮮。冶。齊。聲。
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
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珍窮水陸。府縣教坊。音
樂迭作。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賜舟工錢二百萬。
名潭曰廣運。進堅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

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宰相李林甫忌之堅姊爲
皇太子妃林甫誣堅謀反欲立太子帝大怒籍其家
妻子兄弟皆遠謫歲中遣官賜死初堅鑿河多壞民
居室塚墓起江淮至長安剝斂償輸鈎索滿獄至堅
死乃止。

論曰虎善食獠每嘯則羣獠伏其前恣取食焉獠有
最黠者自云善搔癢虎遣之搔毛髮膚裏無不中窺
虎以爲忠已也任其爬搔拂抑醒而蘇者再虎殊不
愛獠因徐取虎腦啖之且啖且搔虎曰爾何食獠以

腦進虎曰忠哉獠也。捨其所欲而及我。須臾獠躍上木。虎腦竭而死。佞臣之以貨進其君也。何其以腦進虎乎。雖然木盡蠹亡。未有能終其身者也。

汪鉷驕奢得主

唐王鉷爲監察御史、按獄淡文、玄宗以爲才、拜御史中丞、進兼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宰相李林甫、方興大獄、以鉷險刻好利、倚之爲鷲擊狼噬、無不中者、又厚誅欽嚮天子意、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歲進錢鉅億萬、誅鉷取給焉、帝以鉷有富國術、兼京兆尹、加領內外二十餘使、聲焰薰灼、天子賜遺相望、雖楊國忠不及也、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禁中供奉、過駙馬都尉宅、永穆公主親視供具、準以彈彈駙馬巾折玉簪。

爲樂凡郡縣候準經過。饌具倡樂過於乘輿。銜弟鐸忿及凶淫。嘗召術士謀爲不軌。畏洩殺之以滅口。安定公主子韋會者竊語之。銜聞知收會長安獄。夜縊。灰還其尸。雖權近惕息不敢問。進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十一年四月。銜弟鐸謀反。事覺。夷三族。有司籍其家。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甯。號自雨亭。奢侈類如此。

論曰。猴冠鼠舞。羣聚生賊。竊位樹威。磨牙凶赫。器滿則覆。輻摧輪傷。衆惡之堂。以自殃。

寶裝溺器

五代唐主昶淫侈無度爲宋太祖所滅太祖嘗見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論曰。呆哉此物。巧於自殺。

江南奢報

六朝梁高祖之末。建康士女。爭尚豪華。或日食不下數千。一室費可巨萬。糧無半年之儲者。外有千金之表。自侯景之亂。輸運隔絕。又以連年旱蝗。草根木葉。食之皆盡。百姓父子相食。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采積。填委海壑。白骨成丘。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歿。

論曰。王蠲曰。無事以當貴。知足以當富。緩步以代車。晚食以當肉。君子知足。則無所不足。又曰。口腹之欲。

何窮之有。平居儉用亦惜福延壽之道。

大史卷之七終

天史卷之八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驕十六案

武乙射天

商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人不勝乃僂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敗於河渭之間迅雷震歾

論曰。惟天之威。於時保之。愚哉武乙。以天爲戲。有殷其雷。胡爲乎來哉。

宋康王射天滅國

宋有雀生翮，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上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於溫。

論曰：天何罪乎？宜若有罪，然無故而生翮以驕之。此天之所以取射也。曰射之不中，奈何？曰中之矣。自射。

其。心。是。矣。

智伯驕愎反禍

智卿荀瑶智伯氏於趙韓魏諸卿最強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以爲己邑。晉出公怒欲告齊魯以伐之。智伯反攻公。公奔齊道。死。乃立昭公魯孫驕而專其政。智伯襲衛還。宴三卿於籃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君一宴而辱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夫誰不可害。而誰不可懼。螻蟻蠶蠶尚能害人。况君相乎。弗

聽丙戌。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嚮之以兵。則我得免於患。而待其變。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則輕敵。此懼則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趙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奔晉陽。圍而灌之。城不

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駟。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襄子乃陰與約。決水灌智伯軍。韓魏合擊之。大敗。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

夫差報越而驕

檜李之役也。闔廬歿，夫差立爲吳王。元年，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使人立於門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之仇乎？出入必應。三年，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以甲士五千棲於會稽，遣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吳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吳與越平，初吳之始用兵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九年，吳北伐齊，越子來朝。王

及諸大夫皆有賂。子胥曰：是豢我也。諫又不聽。及敗齊於艾陵，賜子胥屬鏤劍以收。曰：盈必毀，天之道也。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扶吾眼置吾東門，以觀越之入也。十四年，夫差驕益甚，北會諸侯於黃池。爭長。是時國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勾踐伐吳，虜太子友、吳乃厚幣以與越。平十八年，越益強，敗吳師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夫差使王孫雄行成於越，亦如會稽之事。勾踐欲許之，范蠡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則反。小凶

則近。大凶則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耻乎。乃不許。欲遷夫差於甬東。子百家居之。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越滅吳。誅太宰嚭而歸。

論曰。夫差之敗。以不聽子胥殺勾踐乎。非也。夫差之亡。非在釋勾踐時也。在黃池爭長時也。使吳能勤政脩德。恭儉愛民。如初年報越之時。即百勾踐。安能報吳哉。釋越。愈以重吳耳。乃館娃歌起。花溼香浮。使霸業雄心。消沉於蛾眉弱骨之中。非越滅吳。吳自滅也。

天之所亡。越乘其弊矣。

苻堅驕兵天敗

秦苻堅弒秦主生而自立。以王猛爲司隸校尉，軍國事皆委之。燕慕容垂以內難奔秦，以爲冠軍將軍。晉太和五年，秦使王猛伐燕，執燕主暉，遷鮮卑四萬戶於長安。陽平公融以爲憂。晉寧康元年，秦明光殿有人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復見。及王猛疾篤，堅訪以後事。猛曰：「晉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不可輕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晉太元七年，堅

令羣臣於太極殿謀欲伐晉，羣臣以爲不可，獨冠軍
慕容垂勸之。行明年八月，遂大舉入寇。民每十丁抽
一丁。其良家子少年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長安戎
卒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以慕容垂爲前鋒，姚萇
爲龍驤將軍，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旌旗金
鼓，照徹天地。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
與將軍謝琰、胡彬等帥兵八萬拒之。秦兵逼淝水而
陣，玄使謂秦陽平公融曰：「君懸車淡入，置陣逼水，此
持久之計，非欲戰也。若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

勝可乎。融信之，麾兵使却，因退不可止。玄引兵渡水擊之，融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聞風聲鶴唳皆爲晉兵，歿者什七八。堅單騎走歸，燕慕容垂遂自立爲燕王。姚萇亦起兵爲後秦，大破秦兵，執堅於五將山殺之。遂符甲申乙酉之讖。

論曰：當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南下，襄沔已目無全晉矣。桓冲以根本入援，安石借放游坐鎮，亦無策之極也。卒乃乘天之勝，坐敗驕虜，天定勝人，信不誣哉。

魏齊無禮范睢

范睢，魏人也。字叔昭。王時，與魏中大夫須賈同使於齊。齊王雅重睢名，賜睢金，須賈忌之，歸魏告相。魏齊曰：「睢以陰事私語齊，因得齊金，魏齊大怒，笞擊睢，折脇，捐齒，幾死。」以簣卷置廁中，使賓客醉，皆溺睢。睢佯死得脫，更名曰張祿，西走秦。見秦王，大悅，立談而拜相。逐穰侯，廢太后，封睢爲應侯。當是時，秦以張祿爲相，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矣。秦欲東伐韓魏，魏王恐，使須賈於秦。睢因微行見賈，爲之御車，賈憐其不

歾。贈以綈袍。曰。范叔一貧至此哉。遂避去。門下曰。此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肉袒膝行。泥首請歾。范雎乃大張帷帳。鐘鼓。列美人武士。請秦之諸侯大臣。與坐堂上。奏樂設食。裸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黥徒夾而馬食之。曰。吾所以不殺汝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情耳。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魏齊自剄。

論曰。夫虞卿。天下賢人也。以魏齊之故。不重卿相之位。而與之間行。困於梁趙。必有所以取之者矣。齊乃

居高不察。信讒而辱士。卒取喪身。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歛。然則富厚勢位。固可恃乎哉。

衛侯殺嬖人渾良夫

衛靈公世子蒯聵得罪於南子也。出奔。靈公卒。蒯聵之子。輒嗣位。拒蒯不得入。居於戚。蒯聵之姊。適魏。孔文子。生慳。其僕渾良夫。長而美。文子卒。與內通焉。孔姬常使之視太子於戚。蒯與之言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三歲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假以姻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與良夫等共迫孔慳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使石乞孟縶殺季路。輒出。

奔魯太子蒯瞶立是爲莊公。良夫譖諸公子，公子劫莊公欲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歎。三之後請殺之。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求令名者飲以成之。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裏甸，兩牡紫衣狐裘。至則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之，退數以三罪而斬之。

論曰：衛以婁假搆難，良夫是奇取貨，誠傾危哉。煽淫恃寵，卒以三事歎盟，神不信，要盟反其報矣。

田蚡呼服謝罪

田蚡者漢孝景后同母弟也封武安君當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時蚡未顯侍嬰酒如子侄禮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竇太后勢益疏天下士趨勢利者皆去衛其歸武安獨潁陰人將軍灌夫不失故與魏其侯日益親相倚驩甚夫以壯義報父仇名聞諸侯然剛直多任氣族盛甲潁川蚡嘗與約往魏其侯所日中不至夫怒強邀之及飲酣起舞蚡不起夫語侵之怒去蚡又使箱福請魏其田夫罵箱福

蚡大怒未發。及以太后詔往賀蚡。魏其起行酒。武安稍倨。夫怒復侵武安。并辱列侯。武安遂縛夫。劾不敬。當弃市。魏其救夫急。因短武安。太后怒。以十二月晦。諭矯詔殺魏其。灌夫於涓城。明年春。武安君病。見魏其。灌夫共殺之。呼服謝罪而效。

論曰。三人皆有現報焉。竇嬰以椒房之親。僭位列侯。親替不衰。不能杜門謝士。以觀時變。悻悻然與貴幸侮。亦過矣。田蚡恃權快憤。逞凶德而誰何。卒至夢噬。呼服以償其魄。何天道之速也。若夫好勇不學。養

而啞人灌夫豈可宗乎

單子知三御之亡晉周之興

國語曰。柯陵之盟。單襄子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
絳見其語。犯卻犇。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
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單子曰。
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御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聽三
御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

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其何能久。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齊其有乎。是年晉殺三卻。明年晉侯絃於翼。東門齊人亦殺國武子。初晉伯宗。伯州犁。欒弗忌。皆賢大夫。三卻譖而殺之。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故終不免。

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及厲公被弑。迎而立之。生十四年矣。是爲悼公。復霸晉。

論曰。單子其知道乎。聽言以知古。觀行以知典。子曰。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單子之謂矣。

王季子知魯叔孫之亡。

國語曰：定公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編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

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微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之不堪。上作事而微。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

若叔孫而恭修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益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論曰。有味乎。登年以載其毒。君子當用三復矣。

王氏一門五侯

漢成帝元年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夏四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以爲諫不聽又封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同日皆爲列侯由是權傾中外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舟所作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時司隸京兆知其奢侈不軌不敢舉奏卒以新莽之禍而夷其族塚墓掘發揚屍於外

論曰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彙蒸則覆浮器則溢

天之所以善祭也。

何晏以妄誕致禍

魏何晏附曹爽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曰。惟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篤嗜老莊。與夏侯玄荀祭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士風爲之一變。平原管輅善易。數晏問之。曰。試作一卦。能至三公否。輅曰。君侯位尊。

勢重。懷德者鮮。殆非求福之道。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言。何所畏耶。魏嘉平元年。以曹爽之黨。爲司馬懿所族。

論曰。魏承漢末士習。多自標榜。賢者猶借道以取名。狂者遂粉飾而敗教。其後名盛質衰。流爲異類。乃有華夷之變。故學術關乎風氣。作者之俑。天獨厚其罰歟。

曹爽驕癡

魏明帝景和三年，以曹爽爲大將軍，受遺詔輔政。時何晏、李勝等皆有才名，而急富貴，爭出附爽。因大舉征蜀，欲以兵威制天下，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晏等縱酒作長夜飲，及出城，爲司馬懿所劫。猶曰：「司馬公忌我權耳，我猶不失爲富家翁。」遂收印綬，爲懿所殺。與何晏等夷三族。

論曰：吾於純袴子何誅，莫不亡而懿不晉矣。是亦天

天史

卷之八

三

之。報。奸。賊。也。

顏竣父知子禍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子顏竣以佐命武帝有功貴重一時無出其右延之性朴儉布衣茅屋蕭然如故竣所資供一無所受嘗乘羸牛笨車逢竣函簿即屏在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嘗起高宅延之嘆曰好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遠矜傲若此豈能久乎竣丁憂竣拜起爲右將軍丹陽尹竣固辭不許遣中書舍人

抱竣登車，賜以布衣，絮以綵綸，遣主衣者就衣竣體。仕至東揚州刺史。及王僧達得罪，疑竣所譖，宋主怒，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徙妻子於交州，沉之於江。

論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竣無大惡，獨以驕寵殺身。嗚呼！雖父之賢，不能保有其子。驕之於人，危矣哉。

王毛仲滿寵殺身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以嚴察幹
十三萬，上大悅，加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以嚴察幹
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
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容。」上曰：「知卿所不能致
者一人，必宰相宋璟也。」朕爲汝召容，明日詔宰相與
諸達官詣之。其寵如此。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意甚
快快。生子三日，上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
高力士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

奏之。上大怒。賜毛仲斌。

論曰。毛仲斌。乃殺一豚犬耳。牧豎小人。何知名器之重輕乎。玄宗屈宰相而封乳臭。以寵之。加冠於足。不亡也。幾希。

謝靈運傲物亡身

晉謝靈運爲宋秘書監。恃才放逸。多所陵忽。好爲山澤之游。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爲會稽太守孟顛所糾。遊放自若。宋主使收之。靈運執使者典兵逃逸。追討擒之。降於徙廣州。後以賦詩得禍。弃市。

論曰。山水登臨。乃有道之高躅。詩酒放廢。亦幽人之騷。皆以不得其內。而中倫慮焉。故陶潛不仕。非爲沈。而季鷹挂冠。非因尊。繪皆有薇蕨之隱情。托爲勝。

肉之去志。若夫既食祿而不媿。即受法而從官。乃以鑿坏爲高止。采藥爲冥行。矯誣世俗。絕滅倫類。殫窮民力。卑汗仕途。是周穆之好遊。秦皇之封禪。皆可以高三代而逾千古矣。故曰幽居而不淫。蓋君子之自得。非故意而肆志也。